



至書原序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百年而其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略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固

至序

一

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則從事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風俗醕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閒投隙言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

者固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與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老佛也泯泯焚芟以至於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喪也哉嗟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挈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數諸簡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辛苦而無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溥博淵

至序

二

深萬善所宗萬事所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辯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父師曰世道旣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本原鮮不誘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其庶乎所謂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測識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其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閒卽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

正月望日建安蔡沈序

至序

三



復刻至書序

謂之至書者至理之所載也古昔聖賢以至理蘊于心則爲至德以至德洩于言則爲至論以至論措于行則爲至道以至道載于典籍則爲至書此至書之所由名也予雖竊守侯邦而志恒慕古乃於羣書中檢得此帙寔蔡九峯潛心聖賢之學搜此至理于羣經諸史之中彙集成編以詔來世子展而玩之則聖賢相傳心法之奧宛在目中學古向上之機有不待喻而自悟者但此書格制欠宏而字行未析甚不便于披讀者乃命儒臣再加校正謄刻大式將欲廣傳海內俾有志于心學者據此以希賢聖譬之軌轍不殊而駕可攀矣夫奚難哉傳曰聖賢可學而至是在奮修者何如爾嘉靖丁巳季冬日五友軒書

至序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朱子曰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主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人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粹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自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於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

至

一

而敬守之哉

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於性命之正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不以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堯之一言至矣盡矣天下舜復益之以三言者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

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朱子曰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朱子曰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

至

二

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用約而會之於至一之體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預聞焉亦異乎常人一改過者歟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張宣公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箕子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朱子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主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其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

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建極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之所以相與者如此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朱子曰偏不正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偏陂好惡黨偏反側私之所當戒也正義王道王路蕩蕩平平正直極之所當由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

至

三

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閒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傾邪狹小之念達公平廣大之理人慾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周頌維天之命篇朱子曰天命卽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閒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

已則無閒斷先後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
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知
可射思

大雅抑篇朱子曰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尙庶幾
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數
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
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
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
時亦當不愧於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顯明之
處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其可厭
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
乎其所以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正
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至

四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
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
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
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朱子曰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
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
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

朱子曰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絜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乎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易有太極

訓解曰易變易也指無體之易太極者至極之理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周子無極而太極者正發此義

至

五

是生兩儀

訓解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成一畫者兩是爲兩儀

兩儀生四象

訓解曰陰陽之上各復生陰陽而成重畫者四曰老陽曰少陽曰少陰曰老陰是爲四象

四象生八卦

訓解曰四象之上又各復生陰陽而成二畫者八卦曰兌曰離曰震曰巽曰坎曰艮曰坤是爲八卦

八卦定吉凶

訓解曰三畫成而八卦著故可以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訓解曰吉凶既定則可以成天下之務故曰生大業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朱子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朱子曰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之業

至

六

朱子曰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眾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

矣

朱子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程子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朱子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訓解曰至極終止也知其極則無偏無倚知其止則無過無不及知至知終知之事也至之終之行之事也幾者動之微吉與之先見者也既知至矣又能至之則幾之事可以與之矣義者事物宜然之定則聖人以爲法於世則存義之事可以與之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朱子曰此以學言之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訓解曰直者其正也方者其義也正義體也直方用也周公舉用而言夫子原體以釋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以敬易其直也正指卦德而

至

七

言敬則不失其正指人心而言也義者心之裁制事物得其宜之謂敬則誠存而其動也直義則誠立而其止也方內直外方其德大矣不孤釋大義凡學而後能者不習則其所行未免有疑此乃出乎其德之自然何疑之有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朱子曰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訓解曰準猶相當也彌徧也綸理也天地之所有易皆有之故能徧理其道此統言易書之至大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訓解曰觀視也察詳視也天本幽而有文可觀地本明而有理當察文明故曰觀理幽故曰察仰觀俯察故知幽之所以有明明之所以有幽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訓解曰始生終死也原其所始則知死之說反其所終則知生之說夫子荅季路未知生焉知死正是此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訓解曰精陰也氣陽也精氣聚則為物物生則在精者為魄在氣者為魂物死則氣散而魂游為變不言魄者魄不能游也故聚者神之申也散者鬼之歸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不可得而測者以其聚而為物者觀之則鬼之情狀可知也此上三章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為物神之申也魂

至

八

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訓解曰天地聖人無二道也分而言之故曰相似相似則動雖先後不能違也此言智之實也

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訓解曰智周萬物智也道濟天下仁也智而能仁不過乎為智也使其道不及以濟天下則知雖至而道不行其為智也非聖人之智中庸所謂智者過之之智也此言智之用也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訓解曰旁溥也行猶施也流猶過也言其仁雖溥而未嘗過乎為仁也樂天仁也知命智也不智則不能無憂仁而有智故不憂使其流而不能知命則行雖溥而道不明其為仁也非聖人之仁中庸

所謂賢者過之之仁也此言仁之用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訓解曰安土無土而不安也敦篤也安土而不篤於仁則安土之愛乃私愛耳非能愛也此言仁之實也朱子曰此上四章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苟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至

九

朱子曰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圍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也訓解曰天地之化兩陽寒煥之類過猶兩宿陽聖人則範圍之而使不過也曲委曲也成遂也物而使之不遺知猶主也書陽夜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聖人則兼陰陽之道而主之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神之事也通乎晝夜易之事也神用也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其用無方之可指易理也非動非靜而通乎動靜者也故其理無體之可見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朱子曰仁陽知陰各得聖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自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道焉訓解曰陰陽非道陰陽運而不滯乎陰陽者道也繼善陽也陽動之始純而不雜元者善之長是也成性陰也陰靜之閒物各有受各正性命是也凡人之性皆具是道但其稟受之際有清濁之偏昏明之異故得陰之多者獨能於仁而謂之仁者得陽之多者

至

十

獨明於智而謂之智者至於百姓則又昏昏由之而不知其爲仁爲智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一節言道之在人自生知安行已下不能不有所偏必如十章窮理乃能盡性至命此學易者之極功而作易者之本意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朱子曰易指著卦無思無爲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之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朱子曰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

從者亦狹矣訓解曰憧憧之思以思慮爲感者也
天下散殊何思慮能感之以迹而言則歸雖同而
塗則殊以心而言則致雖一而慮則百殊塗
百慮紛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
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朱子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
之常理如憧憧焉則入於私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訓解曰此上六者屈信往來有迹可見觀其所以
相感而利生焉則知感應之妙初不可以憧憧之
思而得也其言皆先屈而後
信信其所謂屈者卽感之本也

至

十一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已往
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
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人神屈之至也然乃
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
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
相發明也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
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
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
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
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
爲神訓解曰精義窮理入神造乎無思無爲之妙
也致用應感也致用無害於感也安身無凶悔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無害於德也安身無凶悔
吝於身也崇德崇其所得也崇德也精義入神內也
安身故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義入神內也致

用外也自內以達外屈而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卽外以養內信而復屈也屈信之際應感之道備矣過此以往有非學力之所能致故曰未之或知也神者妙而無方化者運而無迹窮者極至之謂知者主張之謂至是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故曰德之盛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慾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慾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慾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則天下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它人所能預又見其幾之在己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

至

三

私慾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盡克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去克將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曰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慾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幾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章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又曰愚按此章荅問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

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

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也

程子四箴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

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本

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於前其

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則誠

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

凶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

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

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傷易則誕傷頌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

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

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

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朱子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

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

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

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

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

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問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

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

則天地之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

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

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

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

至

三

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自然也然其可止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

至

十四

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一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朱子曰止其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朱子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至

五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壹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窮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識意識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已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

誠已下則皆得
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朱子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
修身也齊家已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

朱子曰此本謂身也所厚謂家
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或問曰在明明德之說可得而聞其詳乎曰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
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
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
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藏

至

夫

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
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
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
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
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措於形氣
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
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
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
者正在於此亦不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
以贊化育者亦無所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
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
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
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大
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
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
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
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
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

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則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頭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旣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啟其明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實也夫旣有以啟其明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實則吾以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

至

七

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朱子取程子之義以補格物致知之傳

或問曰格物致知之義子取程子之意補之其說可得聞乎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旣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

容已是以皆得之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之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道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

至

六

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其真之異故於理或有未盡則其心之所發必有不能純於義理而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能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以理推而究之以各不盡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微自其一物之中莫不可有以見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

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
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
子之言然其旨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
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
心而求諸迹不求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
以爲聖賢學
道不如是之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
足以管乎天下之心理雖散於萬物而其用之
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
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
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
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
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前聖人設教
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有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
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涵動靜
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
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
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

至

九

無內外精粗之足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
而欲藏形匿景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
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
日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老詖
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
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朱子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
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
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
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
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
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
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
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人

幾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朱子曰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藏閉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其固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朱子曰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之與惡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至

手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朱子曰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於外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或問曰誠意之指其詳可得言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有是善體之累而又爲氣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憤然而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知其善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幾能無不善之真可惡也雖曰惡之而未幾能無不惡之真可惡則其惡也雖曰惡之而未幾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

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乎其惡是則其爲善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首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學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鼻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

至

主

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盡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其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誠之真則不能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知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朱子曰忿懣怒也蓋是四者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朱子曰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哀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稿木之一心湛然死灰之不得然乃為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然死灰之不得然乃為得其正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

至

三

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云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德以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體也此言情性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
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
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則精
之以及於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
其和而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
正則天地之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
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
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
其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以結上

或問中字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
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
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

至

至

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
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
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
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
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
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
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言而所以為
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
雖其所主不能不偏倚者於一事而於一事之中亦
及者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
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
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
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
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
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義之篇所以不得取
此而遺彼也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
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

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至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以見失雖細微而必信謹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苟且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污之謂哉既曰當然則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常矣

至

至

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行乎天以生者則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智之性則非邪正之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

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道者亦未嘗不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私意人欲或生其間或所謂性者不免有所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

至

至

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施焉此則聖人所以始於外乎人之所受乎天彌綸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子思以是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聞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予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物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得乎天者無以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

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
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
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
所以爲教也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
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
能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閒而修道之教
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或問旣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
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
子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
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
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而以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
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

至

矣

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
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
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
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
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之
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
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
無須與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
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
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所修之以爲教者因其
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以用之閒須臾之
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
嘗不在我而人欲閒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
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
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睹恐懼乎
其耳之所不及聞矧然心目之閒常若見其不
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閒以流於人欲之私

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無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閒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物蔽而於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與之閒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子於此首以

至

毛

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乎隱莫顯乎微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曰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所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復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閒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日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極言君子自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

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脈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復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乎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所垂矣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

至

天

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於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以益廣矣致者用力無一息之靜其至之謂致焉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閒驪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

朱子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不能為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朱子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

至

五

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朱子曰詩大雅旱麓篇鸞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朱子曰結上文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

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已下之事固執利行已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朱子曰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之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之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至

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

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
以齒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
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
其為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始
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
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
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
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
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有生之
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
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
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
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小大雖有不同然其義
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純則天理聖人
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
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

至

三

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
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
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
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為實而不妄
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非天
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
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
蔽之則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岐害
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
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
之心所以難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
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
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
天理初無一毫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
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
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
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
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

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柰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爲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妄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至

至

朱子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朱子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而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或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曰唯程子
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
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
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
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
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
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
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
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
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
而無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
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
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
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
其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
無實之可言雖有以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
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

至

至

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卽其事之終始
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
後未免於無實蓋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始
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始
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
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
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
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
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也程
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

朱子曰公孫丑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
此而致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

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動心

朱子曰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以爲難者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至

言

志無暴其氣

朱子曰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云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爲志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朱子曰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曰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

至

至

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朱子曰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亦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

朱子曰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

而續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朱子曰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其無之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至

三

朱子曰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朱子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節度也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朱子曰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荅之也諛偏陂也
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困言之病
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判去也窮困屈也四者
亦相困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
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
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
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
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
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
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
無疑哉程子曰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
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

至

毛

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
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孟子曰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
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
然也

朱子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
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
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
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
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
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
要譽惡其聲而然
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子曰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測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至

美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曰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

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

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弃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

至

无

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朱子曰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公都子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子曰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朱子曰此卽
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
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
啟王子比干

朱子曰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
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
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朱子曰乃若發於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
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也

至

罕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朱子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
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
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
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朱子曰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內
者也樂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

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不思以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耳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

至

聖

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者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朱子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

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其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蘗芽之萌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

至

聖

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旣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其害至於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朱子曰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耳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然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

至

聖

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朱子曰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謂上兼言仁義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
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
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
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朱子曰鈞同也從隨也大
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與我者先立
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至

器

朱子曰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
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
物交於此物其引之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
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
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
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
不思而耳目之
欲不能奪之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
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又理之所從以出者
也人之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
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
盡者必其能察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
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
物格之謂盡心
則知至之謂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殒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朱子曰殒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也存於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命而不知死生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足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

至

至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朱子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朱子曰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朱子曰強勉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

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朱子曰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至

哭

程子曰仁義禮智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髮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朱子曰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羨字更詳之愚嘗聞之師曰此二條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爲聖人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者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以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

性者反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朱子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朱子曰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之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

至

聖

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好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已

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周子曰或曰聖可學乎曰可有稟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動直則公公

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子曰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閒自無別用力處矣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至

四六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動而靜靜而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

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山木金土
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
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
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
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
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
夫豈有所虧
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
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
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
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
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
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

至

異

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
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
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
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
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
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
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
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
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而成形則形交氣感
遂以形化而人物生也無窮矣自男女而觀
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
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

言之則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
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
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
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眾人其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
質交運而人之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
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
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
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
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
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
違禽獸不遠矣

至

平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之道中正
仁義而已矣

而主靜

無欲
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
蓋人稟陰陽五常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
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
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
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
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

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常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手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至

至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所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網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由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兄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

朱子曰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
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
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
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朱子曰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
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
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也以
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
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
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
主矣卽圖之陰靜矣

純粹至善者也

至

至

朱子曰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天之所賦
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
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
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以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
而未有所以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原也成則物
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
也陰之屬也誠之立者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朱子曰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
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
成也此於圖已
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朱子曰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朱子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朱子曰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爾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

至

至

而謂之有爾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朱子曰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朱子曰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朱子曰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朱子曰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朱子曰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
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
此如

周子曰誠無爲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
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
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
矣此陰陽
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至

至

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
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
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
明德無不
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
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
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朱子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朱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不迹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誠神幾曰聖人

朱子曰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朱子曰有形則滯於一偏

至

至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朱子曰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朱子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朱子曰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朱子曰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朱子曰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朱子曰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朱子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程子荅張子書曰承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

至

至

無內外苟以外物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身可遠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力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身得以從外之爲非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

至

至

自私用智之喜怒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於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命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也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

至

矣

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倫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

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
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
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
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憊
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
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曰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它
人也故謂之悖德賊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
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
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
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至

五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
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
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
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
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
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
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邊
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願天之養者至矣性
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得私也故育英才如
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承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至

平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不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焉

至書終

